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六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一

莊公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公羊傳其言歸于鄆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

于叔爾也

叔者紀季也婦人謂夫之弟曰叔

穀梁傳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

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叔姬守節積有年矣紀季以鄆入于齊時齊聽後五廟故叔姬

歸于鄆魯喜其女
得申其志而書之

紀亡矣叔姬至是始歸者紀侯卒也歸順辭婦人
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非正也紀季入齊五廟
在焉叔姬不歸於魯而歸于鄆魯人高其節義恩
禮有加焉其歸及卒葬悉書于冊孔子存而不削
為後世勸也先儒謂叔姬歸奉紀祀非也凡祭必
夫婦親之故舅沒則姑老紀侯大去季之主祀久
矣叔姬何與焉但婦人以夫家為家無論紀侯有

子與否義當歸于鄗耳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公羊作接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

蒙澤杜注宋邑梁國有蒙縣今河南

商丘縣北有蒙澤南有蒙縣古城

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

手批之也

遇大

宰督于東宮之西

華督又殺之

殺督不書宋不以告

立子游

子游宋公

子羣公子奔蕭

蕭杜注宋邑沛國蕭縣今縣屬江南徐州府縣北有蕭城

公子御

說奔毫

毫杜注宋邑蒙縣西北有毫城今河南商丘縣北有大蒙城皇甫謐所謂蒙為北毫是也

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牛長萬之子
猛獲其黨

公羊傳

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

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

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其不畏

強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

即乘丘之役

獲乎莊公

為莊公所獲

莊公歸散舍諸宮中

散放也
舍止也

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

大夫于宋與閔公博

博戲名

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

侯之淑魯侯之美也

好美

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

爾閔公矜此婦人自此矜其色妬其言顧曰此虜也謂

側婦人此萬也虜執虜也

爾虜焉故

爾汝也謂萬也更向萬曰汝嘗執虜于魯侯故稱譽爾

魯侯之美惡乎至

惡乎至猶何所至

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頸

也齊人語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劔而叱之萬

臂掇仇牧

側手曰掇

碎其首齒著乎門闔

闔扇

仇牧可謂不

畏強禦矣

穀梁傳

宋萬宋之卑者也卑者以國氏以尊及卑也

仇牧閑也

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也

君弑大夫死於其難而經書之者厲臣節也大夫之死君難有不書者故知書者皆聖人所取也仇牧不能討賊雖死無益於事然不計力之彊弱事之濟否而以身殉國亦可以愧人臣之食焉而逃其難者矣若大宰督則身為大惡死不足償故削而不書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冬十月蕭叔大心

叔蕭大心夫名

及戴武宣穆莊之族

宋

公之
子孫
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

公桓
御說
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

而至
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方
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

欲勿與石祁子曰
石祁子衛大夫
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于

宋而保于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
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
婦人飲之酒而以犀草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
皆醢之

萬弒君之賊也陳受其奔為逋逃主及貪宋賂然後以狙詐縛之故書萬出奔陳而不書宋人殺萬以著陳人黨惡之罪也先儒或并罪宋人之逸賊緩討則過矣萬既多力又執國權立子游而遣師圍亳蕭叔以五族及曹師伐之連兵浹月僅乃克之豈能禁萬之逸耶慶父弒魯閔公奔莒莒人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故閔公不書葬不以討賊予魯也宋人殺萬不書疑若慶父自縊之類或使

者畏其勇因其手足皆見而道殺之至宋然後醢
之耳果生致於宋而明正其誅安得不以討賊許
宋哉蓋臣子之心急於得賊鄰國求賂不容不致
故陳人求賂罪不可寬而宋人致賂則義無可責
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
穀梁

作齊人北杏杜注齊地
當在今山東東阿縣境

左傳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穀梁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

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

言諸侯將權推齊侯使行伯事

曰

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先儒以四國稱人齊侯書爵為始霸之辭非也宋先君見弑新君出會如以喪服見則當書宋子以嘉服見則當書宋公以著其違禮何故沒而不書若以示齊霸則齊以侯爵序宋上雖書宋公亦知主會者齊也至謂四國之君貶而稱人以誅亂始

益誤矣。謂桓非受命之伯，諸侯不宜私相推戴，以
為盟主。則首亂者齊也。許首亂者以霸而罪，推戴
者以無王。聖人之賞罰，乃若是其無章乎？况據經
所書，乃諸國之大夫聽命於會之常辭，無以知宋
人之獨為君也。後儒因此謂曹南獨書宋公、城濮
獨書晉侯，皆始霸之辭。穿鑿支離，皆由稱爵為褒，
稱人為貶之說誤之耳。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
北今山東寧陽縣西北有遂鄉

左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戍守也為後
殲于遂張本

穀梁遂國也其不日微國也

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齊桓恃其衆彊以刳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其不順者則侵之伐之執之滅之外假尊周之名實以自封殖耳北杏之會魯遂皆不至齊於魯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乃於魯則屈意而與之和於遂則憑怒而滅其

國蓋知魯之難服故結以為助知遂之無援則借以示威且利其土地耳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柯邑今山東東阿縣地

左傳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傳何以不日易也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

致信之也其不日何以始乎此莊公將會乎桓曹子

進曰君之意何如

曹子曹劌史記作曹沫見莊將會

有慙色故問之莊公曰

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

自傷伐齊納糾不能納反為齊所脅而殺之

曹子

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當猶敵也將刳之之辭

莊公

曰諾于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劔而從之管子

進曰君何求乎

管子管仲桓公卒愕不能應故管子進為此言

曹子曰

莊公亦造

次不知所言故任曹子

城壞壓竟

齊數侵魯取邑以喻侵深也

君不圖與管

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

欲復管魯竟

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

已盟曹子標劍而去之

標辟也

要盟可犯

強見要脅而盟故云可犯

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曹剽之盟也信齊侯也桓盟雖內與不日信也

公盟例日外諸侯盟例不日桓信著故雖公與盟猶不日

書會齊志也齊桓圖霸欲結魯宋是以釋屢戰之怨而為此盟也魯於齊世讎而平可乎傳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莊忘親暱讎當齊衰之身數為

會好著於經者詳矣今既易世而桓公倡霸合諸侯以尊周室又可背乎故書公會而無貶辭也

附錄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

十四年春諸侯伐宋

背北杏會故

齊請師于周

假王命以示大

順

宋背北杏之會桓公請命於周而伐之蓋不得魯宋諸侯不肅故疾圖之而不敢緩也其稱人師少

也齊自滅譚遂後救邢而外四十年未嘗與大眾
蓋管仲得政師有節制其賦於民薄而蓄諸侯之
力者亦厚矣故天下樂為之用而動則有成也先
儒謂未嘗遣大夫為主將非也春秋之初惟內大
夫帥師書名外則衆稱師少稱人無以大夫之名
氏見者

夏單伯會伐宋

左傳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

公羊傳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本期而後故但舉會

穀梁傳

會事之成也

伐事已成單伯乃至

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魯新從霸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內大夫會伐者八獨翬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先列諸國之伐蓋後會之文左氏以單伯為周大夫非也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單子三會伐鄭不書會伐又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侵楚

經書公會劉子則此書單伯會伐為魯大夫明矣

附錄

左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

大陵杜注鄭地今河南臨潁縣北有大陵

城

獲傅瑕

傅瑕鄭大夫

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

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

鄭子子儀

初內蛇與外蛇鬪于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

厲公入公間之

公魯莊公

問于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

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

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

原繁曰傅瑕貳

言有二心于已

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

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

之

上大夫卿伯父謂原繁

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

無納我之言

入又

不念寡人

不親附已

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

典司宗祏

桓公鄭始受封君也宗祏宗廟中藏主石室言已世為宗廟守臣

社稷有

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

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

謀納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

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
縊而死

秋七月荆入蔡

左傳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

莘役在十楚子

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

未言

未與王言

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

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

欲以說

秋

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

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商書
盤庚

言惡易長
而難滅

穀梁傳 荆者楚也其曰荆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

不如名名不如字

齊桓圖霸力尚未能帖荆十年荆方敗蔡而執其君今又破蔡而入其國蔡近于楚受禍獨深故自北杏以後齊桓之會盟蔡不復與矣蔡始見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錄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始見

經則敗蔡終錄於經則圍蔡齊晉之霸其極盛則
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柏
舉之戰吳張而陵齊晉亦以蔡故原蔡之始終而
中國消長之形荆楚彊弱之勢皆可見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鄆杜注衛地今山東濮州東舊城集

故鄆城也

左傳冬會于鄆宋服故也

穀梁傳復同會也

是春三國伐宋至夏單伯始會伐宋已服而三國
旋師不及至宋境故復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
鄭之君以始不與北杏之會亦來會也至是齊霸
畧定矣若陳蔡曹邾或從會或從伐已歸齊者不
復更與此會蓋桓公之霸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
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十五年春復會焉齊始霸也

穀梁復同會也

十三年十四年會此年復會三合諸侯而不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衆信莫敢渝也陳舊序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彊陳介二國之間齊桓以為三恪進之於衛上欲重結之也自是遂為定列

夏夫人姜氏如齊

穀梁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姜氏自齊襄見殺八年不出至是魯欲通好於齊

姜假託國事以愚其昏懦之子齊亦欲善魯而姑受之復啟越境之恣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郟

郟即小邾國公羊作兒

左傳

秋諸侯為宋伐郟

郟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伐

北杏之會齊桓已序諸國之上此復序宋下者為宋伐郟故推宋主兵也後此伐鄭伐徐亦然至二十七年同盟于幽霸體既正無復有先齊者矣

鄭人侵宋

左傳鄭人閒之而侵宋

乘伐鄭之閒

鄭背二鄆之會閒諸侯之伐鄭而侵宋其反覆於齊楚之閒蓋始於此侵伐之義三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據此則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總數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公羊氏曰痛者曰侵精者曰伐蓋以精為深痛為淺也然傳所載有侵師至破其國伐而未深入者穀梁氏曰芑人民斃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齊桓伐楚不戰而服豈有壞宮室伐樹木之事耶
先儒既辨其非而以伐為聲罪致討侵為無名行
師然考之詩書曰侵自阮疆曰侵于之疆周官九
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而謂之無名可乎蓋聲
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伐者兵法所謂正也
侵者兵法所謂竒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南北爭鄭
于是始

左傳

十六年夏諸侯伐鄭宋故也

楚勢浸彊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南北之樞
紐鄭之貳非細故也故合諸侯以伐之但突始篡
國及忽復位又入櫟以逼之忽以弑死齊桓當請
於王以正突之罪今乃為宋而伐之未矣然宋自
是與齊為一魯宋諸侯之望也魯宋服而中國諸
侯之志定矣

秋荆伐鄭

左傳鄭伯自櫟入在十年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

禮故也

齊方圖霸楚亦有事於北方鄭地要綰南北中國
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可以窺中國故爭鄭
自此始自是鄭被兵於楚者二十中國侵之伐之
三十有九考鄭之始終可以見南北盛衰之大畧
矣

附錄

左傳鄭伯治與于雍糾之亂者

在桓十五年

九月殺公子

闕則強鉏

二子祭仲黨

公父定叔出奔衛

共叔段之孫定諡也

三年

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使以十月入曰良

月也就盈數焉

數滿于十

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

言其不能

早辟害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羊穀梁俱有曹伯此書同盟之始滑杜注滑國河南緄氏縣

今河南偃師縣南有緄氏故城古滑國也幽杜注宋地當在今河南考城縣境

左冬同盟于幽鄭成也

公羊傳

同盟者何同欲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察一疑之

也 察謂諸侯也魯與齊誓外內諸侯同一疑公未知可事齊乎不乎故會不云公以著疑焉

齊自北杏以後屢合諸侯有會而無盟諸侯之心

未一也至此鄭服始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舉天

下而聽命於一國古未有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

權故載書曰同盟至僖二年盟貫齊始為盟主

自後不復書同矣會不書公諱之也陳氏以為齊
初主盟不言公楚初與盟不言公晉大夫初會盟
不言公得其義矣

邾子克卒

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此邾儀父也附齊而尊王室王命進其爵故書卒

與諸侯同

附錄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

曲沃武公伐晉侯緡

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王王因命為晉侯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武公初為諸侯故以小國之

禮命 初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夷詭諸周大為國

請而免之為國周大夫既而弗報詭諸不報施于為國故子國作亂

子國即為國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

夷殺夷詭諸周公忌父出奔虢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國之難惠王

立而復之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詹公羊作瞻

左傳十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不朝也

公羊傳

鄭瞻者何鄭之微者也

氏以無此鄭之微者何言

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

穀梁傳

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辭也鄭詹鄭之卑者

卑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

志焉將有其末

末謂逃來

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

人也

稱人以執非霸討也詹不氏未賜族也討得其罪

則稱爵謂之霸討桓未聞朝王而討鄭之不朝已

可乎詹必至齊而後見執不書行人非以使事執

也

夏齊人殲于遂

殲公羊作殲

左傳夏遂因氏頌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

齊人殲焉

四族遂之強宗殲盡也

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

殲積死非一之辭

衆殺戍者也

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為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

之辭也無遂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以其能殺齊戍故若遂之

存

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

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

狎猶輕也

齊人滅遂慮其不服置兵戍守防患周矣而終為
遂人所殲信乎力不足以服人也不曰遂人殲齊
人者已無遂之辭又以見齊人之自取也觀此益
見遂以滅書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公羊傳

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

穀梁傳 逃義曰逃

逃者匹夫苟免之行也詹既見執若齊人不釋守死以待命可也即齊欲釋之亦當執禮以爭請暴其無罪於諸侯乃不辱君命而遁逃苟免恥孰甚焉魯方與齊同盟而受其逋逃罪亦不可掩矣

冬多麋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

麋魯所有不足為異而多則反常且有傷稼之害

故志之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穀梁傳

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

者朝日

謂日始出而虧傷之處尚存故知其夜食也

故雖為天子必有尊

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經書日食三十六大都皆書日書朔獨此與僖十

五年夏五月朔與日皆不書史失之也合朔在夜

日食地中故穀梁以為夜食然苟朝日而見其虧

傷是即朔日食矣如日未出而明復即朝日何從見

其虧傷以是知為舊史之闕也

附錄左傳

十八年春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

王之覲羣

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所以助歡敬之意

皆賜玉五

穀

雙玉為穀

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不以禮假人

侯而與公同賜是借人禮

虢公晉侯鄭伯使原

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

虢以齊執其卿求王

為援皆在周倡義為王定昏得同姓宗國之禮故傳詳其事不書不告也

實惠后

陳媯後寵愛少

子亂周室故傳並
舉其從王之諡

夏公追戎于濟西

左夏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
戎來侵魯魯人不知去乃

追之故諱不言其來

公羊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

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
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

穀梁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通

于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

追者寇已去而躡之追齊至鄆先言侵而後言追此不言侵伐明不覺其來敵去而始追之也書者譏內無戎備

秋有蝥

蝥又作蟻

左傳秋有蝥為災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

或有一時或有無時言不常也故書曰有

蝥射人者

也

國之所有則以為異國之所無則以為有為異
者陰物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為蠶生南越越地男
女同川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蠶蠶猶惑也能
含沙射人甚者至死乃魯之所無故以有書

冬十月

附錄初楚武王克權

權杜注國名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水經注沔水東會權口

南流逕權城北古之權國也今屬湖廣安陸府

使鬬緡尹之

鬬緡楚大夫

以叛

緡

權叛園而殺之遷權于那處

那處杜注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在今湖廣

荆門州使閻敖尹之

閻敖楚大夫

及文王即位與巴人伐

申而驚其師巴人叛楚而伐那處取之遂門于楚閻

敖游涌而逸

杜注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游浮行也

楚子殺之其族為亂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附錄十九年春楚子禦之

禦巴人

大敗于津

津杜注楚地江陵縣

有津鄉在今湖廣枝江縣

還鬻拳弗納

鬻拳楚大夫閻

遂伐黃

黃嬴國

敗黃

師于踏陵

踏陵杜注黃地當在河南光州西南境

還及湫

湫杜注南郡都縣東南有

湫城在今湖廣宜城縣

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

夕室

杜注地名

亦自殺也而葬于經皇

經皇家前闕生守門故死不失職

初鬻

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

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閹謂

之大伯

伯長也為門官之長

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

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忘納君于善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辭謂專對之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辟要盟也魯實使結要二

國之盟恐齊宋不與故假媵婦為名何以見其辟要盟也媵禮之輕者

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畧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

數疾也渝渝盟也

不書如陳送媵而書媵陳人之婦則非奉君命而媵陳之微者明矣以國卿而私行出疆見魯之無政也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對之辭耳結本以私事出無君命而要盟於大國公侯故書遂以著其生事專命之罪若

齊宋之盟出於公命則當如公孫茲如牟因聘而娶但書其聘之例書盟而不書媵矣

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傳 梁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前此姜氏如齊桓公不討遂使蕩然無忌恣情如莒非惟魯之辱亦齊之羞也

附錄左傳 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頹王姚莊王之妾姚姓子頹有寵

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惠王莊王孫取為國之圃以為

圓邊伯之宮近于王宮

邊伯周大夫

王取之王奪子禽祝

跪與詹父田

三子皆周大夫

而收膳夫之秩

膳夫石速也

故為國

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蘓氏

蘓氏周大夫桓王奪其十

二邑以與鄭自此遂不和

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

蘓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

燕南

冬立子頹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此魯國見伐之始

穀梁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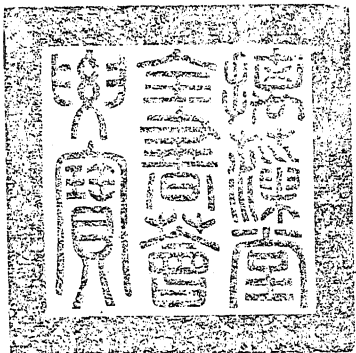
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也不以難邇我國也

齊宋方與結定盟而旋伐我何也自鄭詹逃來已

得罪於齊又以結之抗盟重怒但齊宋當拒不與
盟不宜既盟而復伐且據傳王室方有子頹之亂
衛燕稱兵伐周桓公不能討而合二國以伐魯慎
矣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一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胡容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三

詳校官原任侍講_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千七百三十七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二

莊公

二十一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穀梁 傳 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

婦人既嫁不踰境父母沒不得歸寧文姜十五年
如齊尚為越禮况頻年如莒乎文姜為禽獸之行
與聞乎弑其如莒何足深責而聖人備書於經痛

(雜)

二十一年

莊公君國二十年尚不能防閑其母任其蕩檢踰
閑至於此極也記曰禮禁亂之所自生猶防止水
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
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信哉

附錄
左傳

二十年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

南燕
伯

夏

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秋王及鄭伯入于鄆

鄆王
所取

鄭邑遂入成周取其寶器而還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

徧舞六代之樂雲門大卷大
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是也

鄭伯聞之見虢

叔曰

叔號公字

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頽

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

去盛饜

而

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

夏齊大災

公羊

傳 大災者何大瘠也

瘠病也

大瘠者何痢也

痢民疾疫也

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

穀梁

傳 其志以甚也

天火曰災來告故書經所書宋災陳災宋衛陳鄭
災皆不言大此獨書大舊史從來告之辭而孔子
因之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穀梁作
伐我

周有子頹之亂齊桓始霸若罔聞知鄭伯虢公胥
命于弭討亂殺子頹王入于王城齊皆不預去年
伐魯今年伐我大率逐利以自私於王室何有蓋

其志在圖霸謀先自固國勢之張必自近始故深
結魯宋并吞譚遂耀武邠戎於王室有不暇顧耳
此仲尼之徒所以羞稱五霸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左傳二十一年春胥命于弭

鄭虢相命弭杜注鄭地當在今河南密縣境

夏

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王

子頹及五大夫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闕象魏也西辟闕之西偏

樂

備

備六代之樂

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牢以東

畧界也武公舊竟後

夫其地故惠王復與之虎牢杜注河南成皋縣今河南汜水縣西有虎牢城

原伯曰

原伯原莊

公

鄭伯效尤

言效子頹舞編樂

其亦將有咎五月鄭厲公卒

春秋自突歸于鄭之後其出奔蔡入于櫟雖書名

而皆繫以爵以突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

其實也自入櫟以後凡與諸侯會盟侵伐者皆突

而忽亶儀無見焉舊史備其卒葬孔子安得而削

之乎然備記其始終亦所以著王法不行亂賊壽

終以為居正而不能保者之戒也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穀梁傳 婦人弗目也 弗目謂不言其地也 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

文姜之惡極矣而卒葬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也

附錄左傳

王巡虢守虢公為王宮于珪

珪杜注虢地在河南澠池縣界

王與之酒泉

酒泉杜注周邑今陝西同州有甘泉出匱谷中造酒尤美名酒泉

鄭伯

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鑑予之

后王后也鞶帶而以鑑為飾也

虢公

請噐王子之爵

爵飲酒

鄭伯由是始惡于王

鄭伯厲公
子文公為

僖二十四年鄭

冬王歸自虢

執王使張本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鄭突與虢公討子頽定惠王勲在王室而不免諡
為厲以此見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諡不敢
妄加美名古意猶可攷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告公羊
作省

公羊傳肆者何跌也

跌過度

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

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

省日忌吉事不忌凶事時魯有夫人之喪乃以

省日忌不

哭故譏之

穀梁傳肆失也眚災也災紀也失故也

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

之者以文姜之故為嫌天子之葬也

文姜罪應誅絕須赦而後得葬不赦而葬則嫌

天子不許之并矣所以舉一國之大惡皆赦除之使文姜亦得以除其罪也

肆大眚譏失刑也舜典眚災肆赦乃不幸而過誤

者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過乃赦之罪則少寬宥

焉耳周官三宥三赦皆情之可原孽非已作者未

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
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
以小惠其治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
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蓋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
傳

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

穀梁
傳

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

小君也

文姜孫齊不稱姜氏後此則一仍其恒稱何也魯之臣子既不能討莊公又不能以大義絕之而生則縱其所為死則葬之備禮著於史冊者固不可得而易矣婦人生無爵從夫之爵死無謚從夫之謚魯夫人別為謚自文姜始豈非以淫亂弑逆不敢以先君之謚配之而然與其後魯夫人皆別作謚不察其由違禮害義甚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御公羊穀梁俱作禦此書專殺之始

左傳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大子御寇宣公大子也陳人惡殺大子之

名故以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

完顓孫皆御寇黨

顓孫自齊

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敬仲完字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

宥及于寬政赦其不閑于教訓而免于罪戾弛于負

擔弛去離也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

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

朋逸詩也翹翹遠貌古者聘士以弓言雖貪顯命懼為朋友所譏責使為工正掌百工之

官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

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

禮弗納于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懿氏陳大夫其妻占

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鳳皇雌雄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猶

敬仲夫妻相隨適齊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媯陳姓姜齊姓五世其

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京大也陳厲公蔡出

也蔡女所出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陳佗也生敬仲其少

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

坤下巽之否䷋坤下乾上否觀六四爻變而為否曰是謂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

此易觀卦
六四爻辭

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

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先遠而自他有耀者

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

巽變為乾
故云風為

天六四爻位在坤上
坤為土故云于土上

山也

互體正卦三四五爻為艮
變卦二三四爻亦為艮故

云山

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是乎居土上

山則
材之

所生上有乾下有坤故
言居土上照之以天光

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四爻為諸侯變而之
乾有國朝王之象

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

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

艮為門庭乾為金玉坤為
布帛諸侯朝王陳贊幣之

象旅陳也
百言物備

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

觀非在己之言
故知在子孫

風行而著于土

巽在坤上
故為著土

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

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

姜姓之先
為堯四岳

山嶽則配天

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

變而象艮故知當
興于大嶽之後

及陳

之初亡也

昭八年
楚滅陳

陳桓子始大于齊

桓子敬仲五
世孫陳無宇

其

後亡也

哀十七年
楚復滅陳

成子得政

成子陳常也
敬仲八世孫

穀梁
傳

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

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

大夫既命
得執公子

禮之

惟天子得奉天命而專生殺故二百四十年書殺
大夫者四十有七皆諸侯也蓋諸侯之大夫皆命
於天子而不得專命大夫有罪當請於天子而不
得專殺春秋之世國無大小其卿大夫皆專命之
有罪無罪皆專殺之公子之重視大夫故備書以
著其罪也其專殺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
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是也稱國

者君與當國大臣主之如鄭殺其大夫申侯是也
稱人義有二一則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於
君陳人之殺御寇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得而
誅之背叛之臣國人所同惡如衛人殺州吁鄭人
殺良霄是也其見殺者所稱亦不一或稱大夫或
稱公子或稱大夫公子稱公子者公子而非大夫
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稱大夫公子者公
子而為大夫者也

夏五月

春秋無事書首時未有書五月者或謂下有事而文脫或四訛而為五也何休謂譏莊公娶讎女不可奉先祖四時祭祀猶五月不宜首時則鑿矣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公羊傳

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

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

穀梁傳

不言公高傒伉也

驕伉與公敵體恥之故不書公

高侯齊貴卿也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公也諱
不言公以謀娶仇人之女而與大夫要盟惡莫大
焉故隱之

冬公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其禮用鴈為贄

有問名問女名而卜之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有告期告迎期四者

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

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之蓋齊疑昏議故自往
與要言也娶夫人以承宗廟也先君見戕而娶讎
女苟有人心者忍此乎至在喪而圖昏又不足責
矣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

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

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也

公如齊淫與陳佗相似

齊桓之編莊公與之會盟遇伐救者九皆不書至

獨三如齊書至以娶讎女而行乃返告於先君之廟其惡極矣

祭叔來聘

穀梁傳

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

祭畿內之國祭叔王朝之大夫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假聘禮以私行故不書使義與祭伯來朝而不言朝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訃而不書其爵同皆所

以正私交之罪絕朋黨之萌也

夏公如齊觀社

左傳

二十三年夏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

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貢賦多少

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

然

不然不用命

諸侯有王

從王事

王有巡守以大習之

大習朝會

之禮

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

穀梁傳

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

女也

尸主也主為齊女
往借觀社為辭

無事不出竟

齊因社祭而蒐軍實以示威已為非禮莊公踰境
往觀其失益大矣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以受事焉
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莊公蓋託名而往以堅昏
約故穀梁氏以為尸女耳凡公出以朝及喪葬但
書如而不言其事觀社非常故特書

附錄
左傳

晉桓莊之族偪

桓叔莊伯之子孫
強盛偪迫公室

獻公患之士

為曰

士為晉大夫

去富子

富子二族之富強者

則羣公子可謀也已

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羣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

公至自齊

穀梁

公如

統言公出行之例

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

月有懼焉爾

荆人來聘

楚交中國始此

公羊

荆何以稱人始能聘也

穀梁

善累而後進之其曰人何也舉道不待再

謂一舉而

之進

春秋於楚始書荆繼書荆人繼書楚子著其漸盛也楚邇年加兵於蔡鄭而聘使至魯蓋遠交近攻之術介人欲侵蕭而先朝魯秦人歸棧來聘而有河曲之師蓋魯為春秋望國而親於齊晉故介人來朝欲藉以為援秦楚來聘欲以間齊晉之交也公及齊侯遇于穀

穀梁 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及者內為志蓋齊猶以昏議為疑故公汲汲而為
此遇也書之以著莊公之不子而齊桓私意回惑
不能以禮接人亦於是可見矣

蕭叔朝公

公羊傳

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

言于穀朝公

穀梁傳 微國之君未爵命者其不言來于外也朝于廟
正也于外非正也

蕭宋之附庸穀齊地嘉禮不野合蕭叔朝公在齊

之穀則非其所也朝必於廟公不辭而受之於穀亦過矣蓋交譏之

秋丹桓宮楹

左傳秋丹桓宮之楹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非禮也

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黝黑色凡塗飾皆言堊

大夫倉士黻黻黃

色丹楹非禮也

楹柱也楹未有以丹飾者為將娶讎女欲夸示之

而亂王制以瀆先君直書而惡見矣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杜注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後漢志卷

縣有扈城亭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

魯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此盟亦要結姻好也魯求之愈急而齊許之愈緩
蓋莊公為文姜所制必使娶於母家而齊女待年

莊公時已三十有六矣故越禮不顧如此其亟耳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左傳

二十四年春刻其桷

桷椽也

皆非禮也

合上丹楹而發

御孫

諫曰

御孫魯大夫

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

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

穀梁傳

禮天子之桷斲之

斲削也

加密石焉

又以細石

磨之諸侯之桷斲之
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

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于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刻桓宮楹丹桓宮楹斥言桓宮

以惡莊也

不言新宮而直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其廟以榮讎國之女惡莊不予

楹有斲礪未聞復刻鏤之也王制革制度曰畔其君討丹楹刻楹乃宮廟所未有之飾即無故而為此亦不容於王法矣况娶讎人之女以薦舍於禰廟而特為非禮之飾以誇耀之死者有知其怨恫當何如至五廟並列而獨崇飾於桓宮又其惡之

淺者矣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公羊傳

何以書親迎禮也

穀梁傳

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

齊也

親迎者昏禮之常春秋常事不書此獨書之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所謂常者其事非一如視朔則月

事之常也蒐狩則時事之常也郊祀雩祭之類則
歲事之常也至於納幣逆女至歸之類昏姻之常
也合禮為常常則不書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
乃人道始終之大變即合禮亦書非親迎之比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

迎者行見諸舍見諸

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

先至非正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左傳 秋哀姜至

公羊傳

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夫人

不僂

僂疾也齊人語

不可使入

言夫人稽留不肯疾順公意故不能使之即入

與公

有所約

約謂約遠媵妾也

然後入

穀梁傳

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

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取仇人子弟以薦

舍于前

薦進舍置

其義不可受也

不書至而書入不可以見乎宗廟也入者不順之

辭以宗廟為不受也且昏義以正始為先公既親

迎而不與夫人同至則夫道不正於始矣姜氏既歸而不從公以俱入則婦道不正於始矣弑閔遜邾之亂其兆已見此皆忘親越禮之所致也故春秋詳書其事以為後戒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左傳公使宗婦覲用幣傳不言大夫唯舉非常非禮也御孫曰男

贄大者玉帛公侯伯子男執玉諸侯世子附庸孤卿執帛小者禽鳥卿執羔大

夫執雁士執雉以章物也章所執之物別貴賤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

告虔也

榛似栗而小脩脯也

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

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公羊傳

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覲者何見也用者何用

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股

脩云乎

穀梁傳

覲見也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

謂不言大夫及宗婦

不

正其行婦道

謂見夫人乃宗婦之道

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

雁雉脍

士冬用雉夏用脍脍乾雉也夏用之備腐臠也

婦人之贄棗栗股脩

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

國體謂為君股

肱而行婦道惡之故謹而日之也

何休曰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
公事曰見私事曰覲見夫人禮也而以私言之夫
人不可以見宗廟則亦不可以臨羣臣也且大夫
宜見於廟宗婦宜見於宮中今男女並覲而又同
費亂男女之別自夫人之至始莊公自壞其防何
怪夫人異日之躬為大惡哉春秋所書自盟防至

此凡十有三事詞繁而不殺所以示正始之道者
可謂深切著明矣

附錄
左傳

晉士蒍又與羣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

游氏
亦桓

莊之
族

士蒍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

大水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公羊
傳

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

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
為得君臣之義也

書法與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同故杜預知二傳
之非而以羈為曹世子也莊公既葬羈嗣世一年
矣而奔不稱爵以微弱不能君猶鄭忽之不稱爵
也歸者易辭赤恃戎之力以篡國其歸為易猶突
恃宋以篡而書歸也春秋於忽與羈皆繫國而書
名以為居正者之戒

郭公

公羊穀梁並以赤歸于曹郭公連文為句

公羊傳

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公者何失地之

君也

穀梁傳

赤蓋郭公也何為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

歸非正也

郭公之義本不可曉而公穀之說更不可通先儒有以為郭亡者公與亡字相近而偶誤耳管子之書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

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
父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所以
亡也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有之夫不知其
善惡猶覲一旦而知之也既知其善而不能去則
君子登進之路絕既知其惡而不能去則小人益
肆行而無所忌矣春秋以郭之自亡書與梁亡同
義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傳 二十五年春陳女叔來聘

陳卿女氏叔其字也

始結陳好也

嘉之故不名

穀梁傳

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各請於君通聘以結好此大夫交政於中國之漸也命大夫故不名魯單伯鄭祭仲陳女叔是也齊晉無命大夫蓋自恃疆大不復請命於王耳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衛朔入國魯莊與有力焉未必不會其葬蓋朔搆殺其兄而逆天子之命故不書葬以示其罪之當討耳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傳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非常也

鼓之月辛未實七月朔置閏失所故致月錯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

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惟者明此月非正陽月也慝陰氣日有食之于

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幣于社請救于上公伐鼓

于朝退而自責以明陰不宜
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

公羊傳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

求責也

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

脅與責求同義社土地之主月土地之精月犯日故攻社

以脅其本朱絲營之助陽抑陰也

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營之

社者土地

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闔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

穀梁傳

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

救日置五麾

麾旌也

陳五兵五鼓

五兵矛戟鉞楯弓矢

諸侯置三

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

充實也凡

有聲皆陽事
以壓陰氣

日月之食皆有常度古人遇日食必書者蓋深致其扶陽抑陰之旨言當恐懼修省而不敢忽也左氏謂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書季秋日食有奏鼓之文豈獨正陽之月哉所以書者譏其不鼓于朝又用牲耳

伯姬歸于杞

穀梁傳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伯姬莊公女婚姻常事不書此何以書逆者非鄉
則名姓不登於史策見昏禮之日壞也內女適鄰
國而為夫人則書歸適大夫則否別尊卑也其得
禮者皆不書常事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傳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
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

穀梁傳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衆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衆

附錄左傳

晉士蒍使羣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

之

聚杜注晉邑

冬晉侯圍聚盡殺羣公子

冬公子友如陳

此內大夫出聘之始

凡公及內卿往他國皆書如蓋外諸侯來魯者書

朝外卿來魯者書聘則內書所如不言其事而自

明矣隱桓莊之閔上而周近而齊有來聘者矣魯

未嘗有報聘者而女叔一來季友旋報繼又躬會
原仲之葬則陳魯之交雖有君命而實出於季友
原仲之私情不獨大夫漸張而季氏之專魯微兆
已見於斯矣朱子於季友獨以為無狀誠論世知
人之特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公羊無
春字

隱桓世有戎盟至莊始渝為魯之患今此伐戎為
濟西之役也故無譏辭

附錄
左傳

二十六年春晉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

深其宮

絳杜注晉所都也今山西絳縣史記是年晉始都絳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此專殺大夫之始

公羊
傳

何以不名衆也曷為衆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

君死乎位曰滅曷為不言其滅為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為曹羈諱也

以大夫即是曹羈按公穀此等傳皆出其傳

聞無可考証姑存其文耳他皆倣此

穀梁傳

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為曹羈崇也

稱國以殺者國君與當國大夫共主之而不請於天子也不書名或曰非一人或曰不知其名也齊桓葵丘之會申明王禁曰無專殺大夫其視當時之諸侯可謂彼善於此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杜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括地志徐城縣西有大徐城即

古徐國也今江南泗州北有徐城韓氏愈曰徐與秦俱出伯翳為嬴姓昭五年楚人執徐子蓋子爵

戎在徐州之域舊為魯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必戎與徐相表裏以侵軼魯也故二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齊桓致勤於魯宋又屢推宋主兵魯宋親附是以諸侯衆服而明年盟幽同心以相推戴與

附錄左傳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為傳明年晉將伐虢張本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七百三十八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三

莊公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伯姬莊公女洮杜注魯地今山東濮州南

有洮城亦作桃城水經注云桃城亦曰姚城因姚墟而得名也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

義不巡守

天子巡守所以宣布德義

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

不越竟

婦人無會禮內女為夫人者七見於經未有與公會者而會自伯姬始其後來朝其子來求婦皆禮所未有也而魯政之不綱亦可見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傳

夏同盟于幽陳鄭服也

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獲成

于楚皆有貳心于齊今始服也

穀梁傳

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于是而後授之諸侯也

其授之諸侯何也齊侯得衆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

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歆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十六年于幽之盟鄭人附楚而侵宋魯人棄信而受逃是諸侯猶未能深信桓公之心也至是霸勢愈盛陳鄭協服魯亦與會故載書復要言曰同諸國蓋自是無離邊矣而衛人不至故明年復有伐

衛之師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左傳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禮也

原氏仲字

原仲季友之

舊也

公羊傳

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

乎季子之私行也

通表而出之之義私行不以公事行也

何通乎季子

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

禮記曰門內之

治思掩義門外之治義掩思

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

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

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

親因不忍見也故于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

穀梁傳

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

不葬者不合書葬也

不葬而曰葬

諱出奔也

言季友辟內難而出以葬原仲為辭

人臣之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葬原仲季

友之私也而書如陳從出聘之文是有公命也季

友之請為越禮莊公之從之為失政直書其事而

義自見矣何以知其為季友之私也凡以公事行

而因及其私者經皆不言其事直書如某國而已

冬杞伯姬來

左傳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

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

公羊傳

其言來何直來曰來

直來無事而來也

大歸曰來歸

大歸

廢棄來歸也

歸寧常事不書此何以書數也禮父母在歲一歸

寧春會而冬復至越禮可知矣或曰哀姜方挾勢

而驕恣伯姬庶女素不以禮待故不敢遽歸先與父會使歸與姜氏成言而後至魯也不然豈有歸寧父母不徑返國都而待於下邑父往會之者哉

附錄
左傳

晉侯將伐虢士蒞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于

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

讓事禮也樂和樂也愛親慈也哀喪愛也有此四者然後可用以戰虢弗畜也亟戰將

饑

言號不畜義讓而力戰棄民不養故云將饑

莒慶來逆叔姬

公羊傳

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

穀梁傳

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主大夫謂使大夫同

姓者主之

來者接內也

接內謂公自主之

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

婦之稱也

夫婦之稱當言逆女

諸侯嫁女於大夫命大夫主之君不敵臣也二百

四十年魯君嫁女於大夫者多矣而見於經者惟

莒慶及齊高固以公自主之故以為非常而志之也大夫為君逆則稱女自逆則稱字而不書歸蓋尊卑之別

杞伯來朝

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其內縱伯姬之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

附錄
左傳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召伯廖王卿士
賜命為侯伯

且請伐

衛以其立子頹也

立子頹在
十九年

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杜注衛地

傳稱王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情事推之子頹伏
誅已十年衛君又易世矣齊桓特以衛不會幽之
盟申明其立子頹之罪而請討於王耳與公會於
衛地而伐衛之師魯不與焉亦猶會於魯濟以謀
伐戎而魯不與伐耳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傳 二十八年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

賂而還

公羊傳 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

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為客伐人者伐者為主見

者為主故使衛主之也及者曷為使衛主之衛未有罪

爾蓋為幽之會服父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

乎師也未得成列

穀梁傳 于伐與戰安戰也戰衛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

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今授之諸侯而後有侵伐之
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
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
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于人也

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
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不請其故即以是日
與之戰其勁忿而不知自反具見矣凡書及者為
其志乎戰也衛人之急戰若此則宜書衛及非褒

貶之所繫也是非則存乎其事矣敗必稱師而衛

不稱師何也齊甫至而遂戰未得集衆而成軍耳

附錄左傳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于齊姜

齊姜武公妾

生秦穆

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子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杜注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當在今陝西延安府境

小戎子生夷吾

小戎杜注允姓

之戎孔氏安國曰此即瓜州之允姓戎也故瓜州在今陝西肅州西子女也

晉伐驪戎驪

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杜注在京兆新豐縣今陝西臨潼縣東有驪戎城其君姬姓其爵男

也納女於人曰女

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

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姓梁名五在閭闔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

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

使言于公曰曲沃君之宗也

沃曲

桓叔所封先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蒲杜注平陽蒲子縣今山西隰州東

北有蒲子故城二屈杜注平陽北屈縣今山西吉州東北有北屈廢縣

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

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天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

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

旌章也伐功也

使俱

曰狄之廣莫于晉為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

獻公未決故復

使二五俱說之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子北
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

晉

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

公子皆鄙

鄙邊邑

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

羣公子而立奚齊

二五梁五東關五也

晉人謂之二五耦

二耦相耦

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壘傷晉室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宋人下公羊有邾婁人

左傳楚令尹子元欲盡文夫人

子元文王弟文夫人文王夫人息媯也盡惑以

淫事為館于其宮側而振萬焉振動也夫人聞之泣曰

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于

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尋用也婦人既寡自稱未亡人御人以告子

元御人夫人之侍人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扶之門桔扶鄭遠郊之門也子元

鬪御疆鬪梧耿之不比為旆子元自與三子特建旆以居前緇廣充幅長尋

日旆繼旒曰旆鬪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眾車入自

純門及達市純門鄭外郭門也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

縣門施于內城門鄭示楚以開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

元畏之不敢進

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

桐丘杜注許昌

縣東北有桐丘城今許昌故城在河南許州東北

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諜開

也幕帳也

穀梁傳

荆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善救鄭也

鄭服於齊故楚來爭鄭此南北盛衰之大界也桓公救鄭獨與魯宋偕以陳衛懼楚方自守而未暇及鄭耳楚在春秋時最彊大首服陳蔡繼爭鄭而

耀武於王畿非齊桓有以過之將為周室憂故聖
門羞稱五霸而春秋不沒桓文之功其道蓋並行
而不相悖也

冬築郿

郿公羊穀梁作微杜注魯下邑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有故微鄉魯邑也今山東東平州西有

微鄉城

左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

邑曰築都曰城

周禮四縣為都四井為邑然宗廟所在則雖邑曰都尊之也

穀梁傳

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虞典

禽獸之官言築邑置
官司以虞之非正也

凡土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
則書築郛邑而書築創作邑也冬雖工築之時而
下書大無麥禾則公輕用民力而時絀舉贏具見
矣

大無麥禾

公羊傳

冬既見無麥禾矣曷為先言築微而後書無麥

禾諱以凶年造邑也

穀梁傳

大者有顧之辭也于無禾及無麥也

顧猶待也待無禾然

後追錄無麥故言大

以明不收之甚也

二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為大饑禾者穀之總名無麥禾則黍稷秣稻及二麥皆無矣曰大無者見舉國皆無也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故無麥禾至冬然後書頻年無水旱之變而一旦大無麥禾推驗事實由魯不務蓄積日損月削以至於麥禾皆盡而後覺之非

一歲之事也不書饑者大無麥禾而至於告糴則饑不待言矣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傳冬饑臧孫辰告糴于齊禮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

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
買穀曰糴何以不稱使以為臧孫

辰之私行也曷為以臧孫辰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

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
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儲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積雖遇凶災民不饑乏莊公享國二十八年而無一年之畜危亡切近故諱使若國家

不賈大夫自
私行糴也

穀梁傳

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一年不升也登告

糴諸侯告請也糴糴也不正故舉臧孫辰以為私行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之畜曰急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敗謂凶年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艾穫也而百姓饑君子非之

不言如為內諱也

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今魯一年不艾而百姓饑汲汲焉求救於鄰國故不書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所以著情急於糴以見魯政之無經也而辰猶以急病讓夷為賢陋矣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廡

左傳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廡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

日中而入

日中春秋分也治廡當以秋分因馬向入而修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

公羊傳新延廡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凶年不修

穀梁

延廡者法廡也

周禮天子十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每廡一閑言法廡

者六閑之舊制也

其言新有故也

言改故而新之

有故則何為書也

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

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

凶荒殺禮

冬

築微春新延廡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悉盡也

凡興築言新者有故也有所增益曰作初始曰築
開牧之設以修馬政久而新之常事也何以書穀
梁子曰古之人君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
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
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以救朝夕之急而猶興不
急之役其用民力為已悉矣故修舊不書而於此
特書以示戒也或謂後世以興功築為救荒之要

政春秋乃用以為譏何也後世力役傭於官故可
因此以聚窮民古者力役徵於民而於凶年舉之
則民不堪命矣延延綿也牧馬欲其滋息故謂之
延猶庫藏欲其有餘而謂之長府也

夏鄭人侵許

左傳

夏鄭人侵許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掩其

不備

許鄭世讎也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

侵之或亦齊之命與

秋有蜚

左傳秋有蜚為災也凡物不為災不書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

有者昔之所無故書之以記異也劉向曰蜚色青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氣所生為蟲臭惡非中國所有或曰即負蝥好以清旦食稻花或曰山海經

以蜚為獸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未知孰是姑存之以備參考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婦之卒不書叔姬執節守義婦德可儀故魯人賢而錄之孔子不削也

城諸及防

諸防杜注皆魯邑諸在今山東諸城縣縣又有故防城

左傳冬十二月城諸及防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

戒事也

周十一月今九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

火見而致

用大火心星十月之初心星次角亢之後水昏正而

栽北方之宿為水星營室謂之定水昏正謂十月之中定星昏而正中栽樹也謂樹版幹而興作日

至而畢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畢

可城也凡城之志皆譏今云可者謂冬可用以

大及小也諸大防小

凡土功得其時亦書重勞民也及者先後之辭

附錄左傳樊皮叛王樊皮周大夫樊其采地皮名

三十年春王正月

附錄
左傳

三十年春王命虢公討樊皮夏四月丙辰虢公入樊執樊仲皮歸于京師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
師字

穀梁
傳

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鄆也

穀梁以為欲救鄆而不能然紀魯姻親紀之亡魯次成而不敢救理或有之紀亡久矣鄆乃紀之附庸魯明知力不能救何故出師虛為德於鄆而聞

齊好觀前此之會城濮明年之獻戎捷則次成之
師乃欲會齊圍鄆待命於成聞鄆已降而不復行
耳

附錄左傳

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欲遂盡文夫人

鬪射師

諫

射師鬪廉也

則執而梏之

梏刑具在手曰梏

秋申公鬪班殺子

元

申楚縣楚僭號縣尹皆稱公鬪班若敖之孫

鬪穀於菟為令尹

鬪穀於菟令尹

子文也鬪伯比之子

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秋七月齊人降鄆

鄆杜注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今山東東平州東有鄆城集

即鄆故城也

公羊傳

鄆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

盡也

言紀邑至此而盡

穀梁傳

降猶下也鄆紀之遺邑也

不書鄆降于齊而曰齊人降鄆者小國孤危不能自固齊以兵威脅使降附專罪齊也鄆乃紀之附庸紀猶折而入齊鄆豈能與齊抗乎是以於鄆無

責焉齊桓假德禮以屬大國諸侯而數併吞小國
以自封殖故荀卿惡其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
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公羊傳

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

亡矣徒葬乎叔爾

謂國亡不得與夫合葬故言徒徒空也

穀梁傳

不曰卒而曰葬閔紀之亡也

滅國之君不書葬况媵乎蓋魯君閔紀之亡高叔

姬之義為服姑姊妹之服而使人會其葬故舊史
書之孔子存而不削以明彰萬世之女教先儒所
謂以賢得書者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魯濟杜注蓋魯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

濟

左傳冬遇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燕杜注薊縣今屬順

天 府

穀梁傳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據左氏謀伐山戎也齊桓伐郟伐鄭伐徐皆以宋
主兵與公會城濮而後伐衛與公會魯濟而後伐
戎不自恃其智力而集人之功以為功此霸業之
所以獨盛與

齊人伐山戎

公羊傳

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
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

言戰桓公之與我狄驅之爾

穀梁傳

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

不以齊侯敵乎

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

因國因緣山戎左右

之國為內閣者

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

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

燕周大保

台康公之後與周同姓分子謂周之別子孫也

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

言由

山戎為害伐擊燕使之隔絕于周室

齊人伐山戎穀梁以為善公羊及胡氏以為譏皆

謂齊侯親伐其實非也以僖十年書齊侯許男伐
北戎觀之則伐山戎齊侯不親也果齊侯也則事
同而稱人稱爵前後互異義安處與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公羊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
臺近于泉即泉臺也

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禮內則冠帶垢請漱衣裳垢請澣澣即浣也

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
備故也楚語曰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

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魯之先公候時占物之臺
必有定所不緣占候而去國築臺於遠是為遊觀
之所厲民以自樂也一之為甚而至於三壞法亂
紀亦甚矣

夏四月薛伯卒

隱十年薛來朝稱侯今稱伯時王所黜也諸傳皆
無文杜氏於滕紀降爵皆曰時王所黜獨此無注
故或以為齊桓所黜非也非天子之命春秋當以

王爵正之矣

築臺于薛

薛杜注魯地今山東滕縣東南有薛城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傳

三十一年夏六月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

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言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

何旗獲而過我也

言懸所獲于旗以過魯

穀梁傳

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

使也

謂內齊侯若同一國故不稱使

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

菽今之胡

豆也按管子云出戎菽冬蔥布之天下則以戎為豆也

捷者戰勝之所俘獲也獻者下奉上之辭也諸侯

自相遺俘非禮矣二傳據此謂齊侯親伐山戎稱

人為貶不知山戎在齊北魯在齊南伐戎而歸道

不經魯蓋齊魯鄰封偶來會公因獻戎捷與魯濟

之會等耳伐戎則大夫帥師故稱人獻捷則齊侯親之故書爵皆據其事之實耳獻捷不足為親伐之徵也

秋築臺于秦

秦杜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在今山東范縣南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

社稷宗廟朝廷皆為國明皆不當臨也

穀梁傳

不正罷民三時

不正猶不與也

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

盡則怨力盡則懟

懟志恨也

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

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

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
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變理陰陽對
時育物以順天心之切也僖文之不雨或歷三時
或歷四時此年止一時不雨耳二百四十年間一
時不雨者豈止一年而此特書以莊公災歉之後

亟興土功昧於敬天勤民之義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小穀范氏甯曰魯地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左傳三十二年春城小穀為管仲也

杜注小穀齊邑濟北穀城縣城中

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則不繫國公感齊桓之德故為管仲城私邑

小穀魯邑也左氏謂為管仲城杜預以楚丘下陽

不繫國例之說亦可通但經所書夫人會穀公以

楚師伐齊取穀晉士匄侵齊至穀傳所稱寘桓公

子雍于穀使申叔去穀齊師違穀七里未有言小

穀者則此為魯邑明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今山東城武縣東北有梁丘山

南有梁

丘城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

楚伐鄭在二十八年謀為鄭報

楚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

穀梁傳

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

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辭所遇謂八百里間諸侯必有願從者

而不與之遇遇所不遇謂遠遇宋公也

齊桓公時諸侯疆大者莫如晉宋望國莫如魯晉
擁河山之固不與諸侯會盟非齊所能致也故於
魯宋未服懾之以威既合懷之以德下之以禮遇
濟則遠至魯境獻捷則親至魯庭既為宋出師而
再推以主兵復遠過於宋地而推以主會所以服
魯宋之心使為諸侯倡而成其霸事也

附錄
左傳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有聲以接人
莘杜注虜地

惠王問諸內

史過曰

內史過
周大夫

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

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

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

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其至之日謂此神初降之日若以甲乙之日至

則祭先脾王用蒼服上青也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史過徃聞號請命

聞請

于神求賜號土田之命

反曰號必亡矣虐而聽于神神居莘六

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囂享焉

祝大祝宗人史大史應區囂皆名

神

賜之土田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于民

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唯德是與

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為僖二年晉滅下陽傳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左傳初公築臺臨黨氏

黨氏魯大夫築臺不書不告廟

見孟任

孟任黨氏女

從之閱

閱不從公

而以夫人言許之

許以為夫人

割臂盟公生

子般焉雩講于梁氏

講肆也梁氏魯大夫

女公子觀之

女公子般妹

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

圉人掌養馬者名犖

子般怒使鞭之公

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

蓋覆

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接其屋之椽反覆門上

公疾問後于叔牙

牙慶父同母弟

僖叔對曰慶父材蓋欲進其問于季友對曰臣以死奉

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

于鍼巫氏成季季友也僖叔牙之謚鍼巫氏魯大夫使鍼季酖之酖鳥名其羽有

毒以畫酒飲之則死曰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

之歸及達泉而卒達泉杜注魯地今山東曲阜縣南達泉是也立叔孫氏

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其祿

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

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過惡也不以為國獄

言不顯
為刑戮

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過惡奈何莊

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

召之
于陳

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

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

致與
也

季子曰

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

生一及君已知之矣

子繼父曰生
弟繼兄曰及

慶父也存

此莊公
之辭也

謂牙欲
立慶父

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

弑械成

時牙實欲弑君兵械
已成但事未行耳

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

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

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

後乎魯國于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僇氏

無僇氏蓋大夫

家或云

至乎王堤而死

王堤地名

公子牙今將爾

今將言欲弑

辭曷為與親弑者同

親弑也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

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

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

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

親親之道也

左氏公羊皆謂牙之死季友實誅之陸淳謂季子
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先
儒皆據此為義按經所書前此則公子友如陳葬
原仲後此則季子來歸似莊閔終始之際季友實
不在魯姑發其疑以俟後之治經者不敢彊為之
說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左傳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

即喪位次

舍也

公羊傳

路寢者何正寢也

公之正居也天子諸侯皆有
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

曰小寢

穀梁傳

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

人之手以齊終也

齊潔也

先王制禮疾必正寢欲使公卿得受顧命所以遠

女子小人而杜奸邪之隙慮至深遠也魯莊在位

日久薨又得其正何以甫歿而禍亂相尋若是蓋

其失在忘父仇徇母命閨闈不飭兵柄下移得免
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己未公羊穀
梁作乙未

左傳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犇賊子般于黨氏

共仲
慶父

成季奔陳立閔公

閔公莊公庶子哀姜之
嫡叔姜所生年甫八歲

公羊
傳

子卒云子卒

文十八年冬十月子卒傳云
子卒者孰謂謂子亦是也

此其

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
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

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穀梁傳

子卒日正也

襄三十一年秋九月癸巳子野卒是也

不日故也

文十

八年冬十月

有所見則日

閔公不書即位是見繼弒者也故慶父之弒子般可

以日卒不待不日而後顯

未踰年曰卒未成君也未葬名之既葬則不名或

謂子般子赤被弒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不覩

傳文何以知之然閔公不書即位則繼故可知矣

赤之卒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先君既歿嗣子暴

卒而夫人大歸則國有禍變可知與子野異矣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傳

此奔也其曰如何也諱莫如深深則隱

深謂君弑賊奔

隱痛之至

苟有所見莫如深也

閔公不書即位則子般被弑慶父出奔俱可見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

主兵日久專行自恣國人不能制也內大夫以君

命適他國例書如子般既卒則非君命矣其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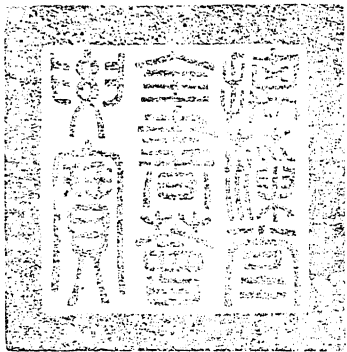
蓋懼討而飾辭以自解也齊桓主霸與莊公數為

會好齊魯壤接慶父為賊豈得無聞乃不能執而
誅之縱使復歸以成再弑有愧於方伯連帥之職
矣

狄伐邢

狄始見於春秋而伐邢入衛兩年之間塗炭二國
故齊桓勦霸之功不可沒也

日講春秋解義卷十三



覆校官檢討臣季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馬植基